



当乞丐成为精神富翁时，他会让自己和世界快乐
当富翁沦为精神乞丐时，他会让自己和世界发疯

胡绍祥◎著

错乱

CUOLUAN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错乱

CUOLUAN

胡绍祥◎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乱/胡绍祥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9 - 3619 - 7

I. 错…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067 号

错乱

著 者 胡绍祥

责任编辑 董 耘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619 - 7/I · 163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伙食科长命令我离开工作岗位。这个白痴一句话，我的饭碗就被砸了。

我因为研究立体思维而成了他必先除之而后快的敌人。立体思维是建立在逻辑思维之上的思维。逻辑思维是线性思维，立体思维是球状思维。谁都知道 $1+1=2$ 这个举世公认的定理，可一滴水加上一滴水等于几滴水呢？馒头是饭，这是人人皆知的，可化学家却说它是碳水化合物。人从生下来就不断成长，可也在不断地死亡，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一个事物有无数个解，那么这个事物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权威的解释不能代替另一个权威的解释。这就是我独自发现的立体思维。用立体思维来看世界，世界好似混沌初开，到处弥漫着鬼都解不开的谜。

我的正式职业是一所大学里的食堂烧火工，我的直接上司是伙食科长。灶里的火苗给了我启迪，煤能变成火苗，木头能变成火苗，柴油能变成火苗，那么火苗是什么呢？火苗既然成了我的研究对象，我干吗还要管烧火呢？伙食科长找到了饭菜夹生的原因，对我暴跳如雷，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盯着火苗发呆，直到它熄灭也不往上添煤。我知道饭菜需要靠旺火才能烧熟的，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研究的是火苗，又不是饭菜的色香味。伙食科长对我指手画脚，吐沫乱飞。我知道他承受着巨大压力，为了食堂的伙食，大学生们正在闹学潮。他们把成碗的饭菜，也是无数人的劳动成果，扣在他面前，敲着饭盒要求校方把他们当人看，不能给他们吃半生不熟的猪食。夹生饭被大学生们上升到了人权高度，让脑袋不够使的伙食科长满嘴挂上亮晶晶的水泡。我理解他的处境，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我需要给他讲讲什么是火苗。火苗是煤燃烧后产生的物

质，可又不仅仅是煤燃烧后产生的物质，从美学角度讲，火苗是一朵会跳舞的花儿；从战争学角度讲，火苗是一种经常被利用的武器；从性角度讲，火苗常让我联想到裸体舞娘。

“那我是什么？”伙食科长怒目圆睁，肥胖的身躯摆出一副恶狠狠的门神模样。

“你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我对白痴似的伙食科长解释道：“你是死亡的细胞，因为此刻你身上有成千上万个细胞正在死亡；你是占有一定空间的物体，有长、宽、高；你是数百种物质的集合，从血液、骨骼、心、肝、肺到你的头发所含的氨基酸，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你给我住嘴！”伙食科长揪住我的脖领，像个屠夫对我吼道：“告诉你，我是你的头儿。你给我老老实实烧火，再烧一次夹生饭，你就给我滚蛋！”

他身上肯定起了某种化学反应，他平常不是这样的。这个胖老头，在我没发现立体思维之前，不止一次地夸过我，说全科二十来个人只有我烧的火地道，那叫一个旺！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肯在外面不分春夏秋冬抡铁锹，别人是不屑于干的。在别人眼里，我抱着铁锹发呆的样子跟缺心眼儿的傻瓜没两样，没有人想到，人类的思维革命正像核爆炸一般在我脑海上空升起了蔚为壮观的蘑菇云。

立体思维太迷人了。几乎每件事物都能激发我的想象力，引起我浓厚的研究兴趣。我的宿舍里贴满了纸条，每张纸条上都有一个我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比如我手里攥的铁锹，它的确切含义和用途是什么呢？首先这个由一根木棒和一块铁板组合而成的东西为什么叫铁锹？把木把儿换成瓷把儿，把铁板换成铜板，它还叫不叫铁锹？铁锹和别的什么东西能不能组合呢？组合完了又叫什么？铁锹掌握在不同人手里，比如杀人犯手里，用途肯定是不一样的。铁锹有可能变成杀人工具，法律为什么不禁止生产铁锹呢？有关铁锹的问题越研究越捉摸不透，铁锹真是个奥妙无穷的东西。

由于我对铁锹的关注，自然分不出心来想别的事情。灶膛里的火挣扎在死亡线上是有根据的。当食堂里再次响起敲饭盆的声浪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给我敲响的丧钟。伙食科长扑将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铁锹，对天发誓，他说话是算数的。他禁止我再烧火，并禁止我干他管辖下的任何事情。

他认为他有权利砸我的饭碗，见他的鬼，我还有权利拿回我的自由。从今以后，我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研究我的立体思维了，谁敢说世界不会因

为我的研究成果而改变面貌呢？不管我的研究成果如何，我坚信人类新的思维模式将从立体思维开始。

我把那件浸满汗臭味的蓝大衣丢在地上，对怒气冲天的伙食科长摆摆手，扬长而去。

我就这样失业了。人得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失去一份工作却不难。我的研究成果还没问世，没有人知道我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包括哲学系的那些所谓的教授，他们对于我有关馒头、火苗和铁锹的分析根本听不懂，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当的教授。在由这帮貌似饱学之士统治的校园里，我一个食堂烧火工出身的未来哲学家，找不到施展才华的地方。我想走上哲学系讲台，把我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哲学系主任——一个长满白发的老家伙，知道我的打算后，居然说我应该去的地方是精神病院而不是哲学系的讲台。实际上我并没有激怒他，我只是告诉他，他所信奉的那套哲学体系已然崩溃了，因为立体思维将要作为人类新的思维模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让他保住哲学系主任的位子，我热心地建议他当我的研究生。只要他肯不耻下问，我会把我的研究成果全部告诉他。可老家伙不买账，将我轰出门外，嚣张地禁止我再踏进他的房门。

无事一身轻，卸去身外事，我可以专心搞我的研究了。我花了几天的时间研究我睡觉的床。在逻辑思维世界，我的床是用木板和铁架子搭成的一个组合物，是用来休息的。在我的立体思维里，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搭的，而它的用途也是无穷无尽的。不错，我累了，可以躺在上面休息，可我是谁？为什么休息？累了又是怎么回事？姑且就认为我就是我，就是由看得见的肉、血液、骨头，还有看不见的呼吸、思想、力气，共同堆砌在一起的、有特定形象（形象问题还有待研究）的活体。我躺下休息，可有时不是为了休息，有时我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所控制，手会不由自主地抚摸下体。我为什么会手淫？别人也会这样吗？我身旁要是躺着个女人我会干什么呢？在男人想女人，或是女人想男人时，床意味着什么？还会跟木板和铁架子沾边吗？女人生了孩子，床上躺着她的宝贝，床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床不够大，没有她男人的位置，她的男人会恨床吗？

男人和女人是相对而言的吗？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难道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生理上的那一点点不同吗？在逻辑思维里，男人是天，女人是地；

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男人是力量的化身，女人是柔弱的代表，可男人和女人到底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对床的看法一致吗？最渴望得到床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归根结底，人类是什么时候发明床的呢？围绕床的诞生，有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了追求床所带来的享受，为了第一个在床上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爱，战争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床要是放满书就是书架，堆满东西就是货架，那么盛满欲望又是什么呢？没有现成的答案。逻辑思维所能提供的答案简直可笑之极。

我的注意力又转到笔上。笔是什么东西？用它给情人写信，它是丘比特的金箭；用它写书，它是记载人类思维的工具；用它画画儿，它是复制眼睛所摄物体的照相机；用它插在上衣兜里，它是一个人的知识象征；用它签署死亡判决书，它是结束生命的刽子手；用它在文件上画圈，它是显示八面威风的权力。人类发明笔真是一大进步，可说到底，笔的定义是什么呢？

笔没有定义，万事万物都没有定义。任何定义都是片面的，靠片面的定义怎么能认识世界呢？

全身心地投入到精神世界里去探索，真是快乐无比。在这个世界里，我是无往不胜的征服者，我所占领的领土无边无际，只要我能想到我就会得到。然而，令人讨厌的是越来越强烈的饥饿感。这种感觉靠想象力是无法消除的。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因为我没有钱。我所有值钱的东西在一个月之内都从房间里消失了，它们换来的食物也跟着消失了。在我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一件可以拿到门外和人换钱的东西了。

这个世界真是荒谬，人要靠钱来维持生存。钱是什么？按照逻辑思维的原理，钱是社会劳动价值的等价物。我的社会劳动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我就应该没有钱。但我要生存下去，我的立体思维需要我。我现在所作的研究工作，比烧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可烧火有钱，研究立体思维没有钱。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我的立体思维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按照逻辑思维的等价交换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给我钱。换句话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每一个人开口要钱。

在我把身上的最后一分钱花完之后的第三天傍晚，我走出宿舍。
“把你身上带的钱给我。”我对碰见的第一个人说。
“神经病！”他骂了一句走掉了。

这家伙真差劲，自动放弃一次为全人类作贡献的绝好机会。他要是把钱给我，我就能够延续生命，继续专心致志地研究立体思维，立体思维研究出来后，就能够造福全人类。这等好事他都不做，他还要做什么呢？

第二个人对我的建议似乎很感兴趣，他一边听我说为什么向他要钱的解释一边点头，但最后还是是一毛不拔地走掉了。

第三个人是位年轻的女士，而此时天已完全黑了下來。我在一座大楼的阴影处拦住了她，向她提出了我的要求。

“你要干什么？”她尖叫道，好像我要杀她。

“我要钱。我研究的立体思维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你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你应该给我钱。”

“救命啊！”女人拼命喊叫起来。

她的声音听起来恐怖而刺耳，她的身体像发神经似的抖个不停。她一定产生了错觉，以为我是从地狱里钻出来要她命的无常鬼。我只要钱不要命，她既然理解错了，我只好放弃向她要钱的打算，在附近传来奔跑声的时候，溜之大吉了。

回到我的小屋，我重新拿起笔，这个世界还有无数个谜等着我用立体思维来解释。无奈，我的肠胃再也不安分了，大吵大闹，搞得我好像掉进了非洲丛林，四周响彻隆隆的战鼓声。

“安静，朋友们，安静！现在没有面包，只有立体思维。再给我一些时间，面包一定会有的。”我对咕咕乱响的肚子大声吼叫。我的愤怒没有起到丝毫的震慑效果。从肠胃向全身蔓延的饥饿感给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我抓起一张纸，这张纸上写的研究课题就是“面包”。面包是什么东西我还没搞清，但我期待着写有“面包”字样的纸能够解除我的饥饿感。

纸的味道糟透了，虽然它上面写着“面包”字样，却丝毫没有面包的味道。牙齿的咀嚼功能，在我的意志力的支配下，把纸磨成了碎片，下一步就是把纸吞下去。此时，我的意志力遭到顽强抵抗。吞咽下去的纸团顺着喉管刚到胃里，就被原路顶了回来，而且脱口而出，像井喷一样。接下来就是胃部痉挛，一股从下往上的强烈气流顶住了我的呼吸通道，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卡住了我的脖子，颈部以上的部位向四处膨胀，眼前的景物变得虚无缥缈。终于，一股黄绿色的胆汁儿从我的喉咙里挤了出来。强直性的痉挛缓解了。我变得虚弱无力，瘫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非洲战鼓”又敲响

了，来势凶猛，气势汹汹，看来只有真正的面包才能够打退它们的猖狂进攻。我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别说我找不到食物了，就是一只老鼠恐怕也找不到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我抓起水杯，从水桶里舀了一大杯凉水，扬头灌了下去。不知哪个聪明人说的，躲避饥饿的最好办法就是睡觉。我已经连续试了几天，效果还不错。现在我虽然没有困意，但饥饿使我除了床铺之外，已别无选择。



当黎明再次来临时，我开始寻求摆脱饥饿的途径。事情就这么奇怪，在你有钱的时候，一天吃两顿甚至一顿饭，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一天吃三顿、五顿饭，似乎也觉得不够，即使你被撑得打饱嗝，挺着肚子像鸭子似的走路，那种挥之不去的饥饿感也会像影子似的跟着你。这种饥饿感不仅仅来自生理上，更多的是来自心理上的压迫。人在阳光下奔跑，不管你跑多快，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影子；在你穷困潦倒时，不论你吃多少，都会有一种难以遏制的饥饿感。为了让我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目前只有卖血这一条出路。不知哪位老兄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人体是一座现成的银行。血变钱，钱变食物，食物变血，我相信，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我的生命会随着立体思维的逐渐成熟而变得辉煌起来。

血站在北太平庄，离我的小屋只有三站地，我相信我的体力还能够在血站和我的小屋之间走来走去的。

血站门口挤满了人。这些人或西装革履，或蓬头垢面，或眉飞色舞，或一脸沉思，或三五成群，或面壁独处。我是第一次来血站，难免要东张西望。我正在寻找着接待处时，有位先生主动接待了我。

“来卖血的？”他的眼睛像雷达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一看就知道是干吸血鬼这行当的老手。

“来看看。”我忽然对自己的血珍惜起来。

“没事到这儿来看什么？看你面黄肌瘦的样子，肯定是因为缺钱才来卖血的。听我的安排，保证能卖个好价钱。”

“什么价？”

“100CC一百块，这是别人给你的价钱，我给你三百块，你看怎么样？”

“你赚多少？”我想没有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何况他是个吸血鬼。

“这你就别问了。三百块钱你干不干？不行就再加五十块，三百五十，200CC就是七百块。在这儿你随便问，谁也不会给你这个高价。”

“我自己去血站卖。”

“别傻了，老弟，你想到里面义务献血？跟你说，100CC给你二百块就不错，不信你去打听。”

“那你多出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你就不懂了。你知道吗？各单位都有献血指标，愿意献血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完成献血任务，单位就得拿出钱来奖励献血的人。如果这点儿钱还凑不够数，就到这儿来凑人了。我找你就是给人家单位去凑数。这样你的血就可以卖更多的钱，人家单位也好完成献血指标，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离开他，到血站里面转了一圈，果真如他所说。与其这样，还真不如来个一举两得。这家伙也蛮爽快，拉着我先去检查，确定没问题后，又回到院子里，钻进一群人里和一个人嘀咕了一会儿，就拽着那个人走了过来。

“就是他，城里人，没问题。”血头指着我介绍说。

“你好，太感谢了。只需要你帮忙献200CC。这是你的一半报酬，等你献完血出来，另一半报酬马上给你。”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我伸手接过钱，点了点，整三百五十元。我把钱揣进兜里，昂首挺胸地加入到等待献血的队伍里。

半小时后，我把胳膊伸进了一个小洞里。一阵刺痛传遍了我的全身，好像一部分生命顺着胳膊流走了。我那种恍惚的感觉又来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胳膊被人推了出来。我感到额头发凉，用手一摸，竟如水洗一般。我的胃部一阵痉挛，我担心留在体内的那部分血会喷出来，赶紧捂着嘴跑了出来。

跑出门来，欠我血债的那个人，笑咪咪地迎了上来，把另外三百五十元钱

塞进了我的上衣兜，关切地说：“你的脸色不大好看，赶紧去吃点东西。”

不用他说，我直奔最近的饭馆。然而，当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上来的时候，我怎么看都觉得恶心，这些饭菜都浸在了翻着泡沫的热血里，我无论如何也喝不下自己的血。没钱饿，有钱也饿，这一天过得可真他妈的奇怪。

喝自己的血不是滋味儿。几个月来，吃进我嘴里的任何食物都带有浓烈的血腥味。我憎恨吃用卖血钱买来的东西，但除此之外，我没办法抵御每天都要袭击我的饥饿感。

立体思维研究陷入了困境。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从我的脑海里喷涌而出，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我像一叶孤舟，在波峰浪谷中折腾得晕头转向。

谁能帮助我？谁也帮助不了我。帮助是什么？帮助是一种付出，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结合的等价交换。交换的基础是相互要明白交换的是什么东西。现在除了我没有人能搞得懂立体思维，这样就缺乏和别人交换的基础。再说，我现在还不想让别人来分享我的精神财富。

我没钱了，别人又帮不了我，我可能看不到成功的彼岸了。我该怎么办？

夜色吞没了房间，把我腌渍在黑暗中。我盯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像盯着如波涛般翻滚而来的岁月，我的灵魂变成了无数个泡沫，随着波涛动荡不宁。

饥饿使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支撑到明天太阳破土而出的时刻。在我恍恍惚惚不知是进入梦乡还是游荡在生死界的状态下，我忽然看到母亲向我走来了。她依然美丽，依然忧伤，低垂的乳房似两只干瘪的肉袋。这是我造的孽，母亲的乳房原本是浑圆的，是我用贪婪的嘴把它们吸干的。

我没见过父亲，如果他还活着，所在的大体方位应该是东北方，至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哪个角落我并不清楚，因为我是隔着母亲的肚皮和他告别的。一九五八年的那个残冬，我的父亲由红小鬼变成了大右派，从国家机关的高墙大院被直接押送到东北的黑土地，从此杳无音讯。当我呱呱落地后，正赶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不管灾害不灾害的，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嘬母亲的乳头。把她的精华吸干后，我就甜甜入睡，母亲再去奔命。她把窝头、野菜什么的吃进肚里，经过复杂的过程制造出浓浓的乳汁，再来喂我。如此循环反复，我一天天长大，变得又白又胖。拿我一百天时的照片给人看，谁都不会相信我三十年前的模样竟是如此可爱。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始终认为母亲很伟大，尽管她的命运很惨，用一句不准确的话说是红颜薄命。

母亲是一位大家闺秀，娘家是杭州城里的富商。祖上几辈人靠丝绸贸易积累了万贯家财，到她父亲这辈，赶上日本鬼子横扫中国。日本人的生丝几乎断了她家的财路，几间工厂相继关张，只留下一间贸易商行撑着门面。好在她家积蓄甚厚，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倒不成问题。日本鬼子投降后，她父亲本想大展宏图，但不知怎么得罪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顶汉奸商人的帽子从天而降，父亲被一群当兵的拉上汽车，押到城外枪毙了。父亲名下的商行被当作汉奸财产没收了。

那年母亲芳龄十八，正是一朵花的时候。一家人躲在深宅大院，战战兢兢地生活，生怕再祸从天降。那一日，来了一个大胡子团长，带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士兵，说是来查没汉奸财产。一家老小被集中在大堂，听大胡子团长训话。他没上说两句，就注意到了低头垂立的母亲。这家伙用手托起母亲的脸，满脸的横肉顿时笑开了花。他当场宣布，要娶母亲为三姨太，三天后来花轿接人。

团长走了，把一团阴云罩在了深宅大院。一家老小哭成一团。最后，由她哥哥做主，让妹妹到北平投奔二舅，他和家里其他人躲到乡下去。第二天夜里，母亲乘着一顶小轿离开了家门，和一个老仆人去了北平。

母亲到了北平，住进了她二舅家。二舅是师范大学的教书先生。第二年，他帮母亲进了大学堂。母亲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在开国大典上，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她像当年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等不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投身到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在给部队官兵办的扫盲班上，她认识了我的父亲，一个身经百战的年轻团长。

这之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父亲受命出征，在战火的洗礼下，两人的爱情之花盛开了。一九五二年冬天，父亲身上带着两块弹片回来了，在部队医院，两人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一时传为美谈，给许多身负重伤的志愿军官兵带来了幸福的憧憬。

父亲后来转业进了国家机关，母亲也早已成为一所中学的教员。两人在学历上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他们婚后的甜蜜生活，何况父亲聪明绝顶，靠不断的进修，已进入到业余大学学习。将近六年的婚姻生活，除了物质生活稍感匮乏

外，他们什么也不缺，这是母亲在向我讲述她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岁月时多次强调的。

父亲被押走后，母亲几乎垮了，而我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生。她是被她二舅——我的二舅爷送进医院的。二舅爷送完了母亲，就把我的哥哥姐姐领走了，一个送给了他的大儿子，一个送给了他的小女儿。母亲生我时难产，几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才把我生下来。她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留下了到阴天下雨就腰痛的病根。

可能是我长得可爱，也可能是我最小需要更多的母爱，总之，我留在了母亲身边。

被送到大表舅家的哥哥，在饱经大表舅和舅母的摧残后变成了恶棍。在“文革”风暴中，他揭竿而起，把养父母折磨得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母亲去大表舅家找哥哥算账，可哥哥并不买母亲的账，他用手指着母亲的鼻子质问：“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算什么东西。”母亲大哭，说是造孽。当时我搞不懂什么是造孽，但我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哥哥对母亲有恨无爱，否则他不会像一条疯狗似的对母亲大吼大叫。

母亲从大表舅家回来后病了很长一段时间，老说胸口痛。她经常去医院，后来一个医生就常来我家了。母亲的病渐渐好了，医生也留在了我家，成为我的继父。

继父姓王，我叫他王叔叔。他对我不好也不坏。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我就离开家插队去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在我插队回来后，母亲开始咳血。后来母亲被诊断为肺癌。令我不能容忍的是，继父在母亲的生命尽头背叛了她。在母亲的病床前很少见到继父。有一次，我和他像两个男子汉一样谈话。他承认已不再爱我的母亲。当初之所以选择母亲，是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我说，母亲一生历尽苦难，在她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刻，别让她再承受感情方面的打击。他口头答应了，但实际上没做到。有一次我从单位宿舍回家取东西，见房门紧闭，敲了半天继父才把门打开，从继父慌张的表情上看，他刚才肯定没干好事。在继父身后，有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子，脸红得像猴屁股，衣服上的扣子系错了位。

“没什么，我们没什么。”继父不打自招。

我推开他，走进里屋。床铺很整齐，一看就知道是刻意整理的。床单上的牡丹花图案的花心，有一块铜钱大的湿斑。床单的下摆，露出了一团卫生纸。

我扫了继父一眼。这家伙太卑鄙了，在母亲尚存人间的时候，居然在母亲的家里偷欢，愤怒使我做出了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我一把揪住姓王的脖领，指着湿斑质问：“没什么？这是什么？”

继父挣扎着，企图摆脱他在女友面前的狼狈相：“你松开手，你怎么敢对我这样？”

“你看这是什么？”我揪得更紧了，用脚把藏在床下的一堆脏纸掏了出来。

“你放开我，你没有权利这样！”

“我让你看看我的权利！”我伸手抓起地上的脏纸，顺手塞进继父的嘴里。

那个女子吓得尖叫起来，好像撞到了鬼一样。我没理睬她，挥起拳头，把继父放倒在床上。我指着他警告道：“不许你再去看我的母亲，限你明天从这里滚出去！”

母亲不知道丈夫已经背叛了她，在她进入弥留之际的前一刻，还请求我把他找来。她想死在自己的男人怀里。面对母亲的一片痴情，我只好违心地答应。离开病房，在院子里抽了两支烟，等我返回时，母亲已进入昏迷状态。

母亲的身边除了我没有别的亲人。我通知了哥哥和姐姐，他们答应来，但直到母亲变成了骨灰也没有来。当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到她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小屋时，我那个混蛋继父早已把小屋洗劫一空，整个房间只剩下一堆烂纸和几块碎砖头。母亲五十年的生命旅程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此时的我，没有恨，没有爱，只是麻木地、机械地靠下意识来支配我的四肢。我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了砖头上，脱下外衣盖在了上面。等这一切干完之后，我发现对母亲我已无事可做了。我拉开房门，最后望一眼母亲的小小灵柩。忽然，一阵狂风从门外闯入，吹动满地的烂纸，在空旷如野的房间里打旋，好像满天飞舞的雪片。

“再见了，母亲！”我关上房门，离开了飘着雪片的小屋。后来听说母亲原来的单位把房子收走了，不知他们是如何处理母亲骨灰的。我没去打听，因为我无颜面对母亲。自从那次离开后，我还一直没再去看望母亲。我对自己说，不要去打搅母亲，就让她在她的小屋里永远沉睡下去吧。我知道这是个骗人的借口，除了我的一厢情愿，没有人愿意母亲的小屋变成一座坟墓。那些急着娶妻生子的人，对一个落满灰尘的骨灰盒不会有菩萨心肠的。其实，在我的心灵里，有一片被肮脏的阴影遮盖的角落，那里面起码有一个见不得人的鬼念头，就是对随意处理母亲骨灰的人心怀感激之情，他们帮了我的忙，否则我真

不知道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哪里我才安心。

母亲不知何时被吞没我的黑潮卷走了。我变得孤苦无依，向无底的深渊坠落，一直坠落到一个梦里。我梦见一条鳄鱼在撕扯我的肚子。一阵巨痛把我拽出了梦乡，我打开灯看表，才凌晨一点。我抚摸肚皮，肚皮完好无损，但已塌陷成锅状，沿着锅沿是田埂似的肋骨。

为了立体思维，我只有走出小屋去寻找面包了。现在还没有人肯拿出钱来和我的立体思维进行等价交换。不客气地讲，这个偌大世界，泱泱数十亿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懂得什么是立体思维。立体思维所蕴含的财富是无限的。谁要掌握了立体思维，谁就能成为大富翁。对此我毫不怀疑，将来也会有人明白这一点的。

将来的辉煌并不能解除眼前的窘迫，我现在更需要面包。谁能给我面包呢？哥哥和姐姐能帮我一把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之间从小就没什么感情可谈。

哥哥姐姐是什么东西呢？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和我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同父同母所生，只是时间顺序不同，并由此形成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我看来，所谓的血缘关系，从形成开始就是非常荒谬的。在父母无数次的交欢中，精子和卵子阴错阳差地撞上了，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老大，第二个出来的就是老二，第三个出来的就是老三。撞上了，就来到人世走一遭；撞不上，就像粪便似的排泄掉。人能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纯属偶然，在你的身前身后，不知有多少没你走运的兄弟姐妹和生命失之交臂。即使和你同时拥抱生命的孪生兄弟姐妹，也有亿万之众。要是另外一个精子抢先钻透了卵子的硬壳，从娘胎里出来的就不是你了。或者在铸就你生命的那天晚上，你的父母恰巧对交欢提不起兴趣，你就更没可能来到人世。巧之又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你的父母来了情绪，而你又从亿万条精虫中脱颖而出，经过十月怀胎，你才好不容易来到人世上，却要和先你一步经过生命通道的人称兄道弟。这不是很可笑的吗？我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是把我那些没机会来到人世的兄弟姐妹都算上，我哥肯定不是老大，我姐也不会是老二，我更不可能是老三。在我们之间横亘着无数具尸体。

好在我们兄弟姐妹对彼此的关系看得很淡，平常几乎不来往。这倒不是我们早就学会用立体思维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血缘关系，而是由我们家庭的过

早瓦解所造成的。

哥哥和姐姐对母亲充满了仇恨，这可以从他们拒绝参加母亲的葬礼上看起来。我理解他们。母亲把他们带到人世，却让他们从小就失去了母爱，这只能让他们对母亲有恨无爱。但是，公平地说，母亲当初那样做也的确是出于无奈。她一个瘦弱的小女子，在突遭丈夫发配边疆的打击下，能把我生下来并养大成人已实属不易。哥哥长我四岁，姐姐大我两岁，都不需要母亲的乳汁了。在后来母亲身患癌症的时候，看着她那瘦小、枯干、憔悴的身体，我一边给她喂药一边想，当初二舅爷要不把哥哥姐姐送人，我们一家四口也许早就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奔了黄泉路。

哥哥在大表舅家生活一直不习惯。这倒不怨他，因为大表舅始终没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大表舅和表舅母都是老师，在教育孩子上很有一套。他们对我哥的培养注重的是体力，对自己的孩子注重的是脑力。因此哥哥在大表舅家生活的十几年里，除了上学和必要的休息之外，永远有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包括缝衣服、纳鞋底儿都会，至于洗碗、扫地、擦桌子、叠被子，更是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家务劳动。如果他的劳动成果不被养父母认可，自然要受到惩罚。大表舅喜欢用一根竹片抽哥哥的手，表舅母更喜欢用手拧，在用手转动皮肉时，她可能会产生一种道不出来的快感。哥哥曾经告诉我，从小到大，他经常是伤痕累累的。这我相信，因为有三毛流浪记的故事可以印证。

哥哥不仅仇恨母亲，而且仇恨大表舅家里的所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也揭竿而起，造了大表舅和表舅母的反，在他们已有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的罪行上又加上了一顶“恶霸”的帽子，在院门口刷出了一张大字报，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监督他们劳动改造的任务。依然是小竹片，依然是用手拧肉，不同的是惩罚对象改变了。他命令他们互相施暴，他当裁判，如果一方力度不够，另一方就得加倍偿还。他那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兄妹，早先只顾读书，长大成人后还手无缚鸡之力，面对家里的这个凶神，除了哀求之外别无他法。养父母被哥哥折磨得连死的心都有了。他们想和哥哥同归于尽，这是他们跑到母亲那里说的。

哥哥在十六岁时离开了养父母家，说是去浪迹天涯，实际是去陕北地区插队，因吃不惯小米加红薯，就从插队的地方溜了，不知在什么地方混了几年才回到北京，钻进一家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我去过他的宿舍，几乎所有的空间

都塞满了和镜头有关的东西。他随便拿出一些他的作品让我欣赏，说句公道话，的确不错。他自称他的成功是过去的经历所赐予的。用苦难串成的经历如凄厉的狂风，能吹走他眼里世界的浮沙，或美或丑，在他的镜头里都会展露无遗，变成令人叫绝的艺术品。

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我们兄弟之间的隔膜多少融化了一些。那天，他居然以兄长的身份请我吃了一顿饭，而我直到走进自己的小屋还在晕晕乎乎地想，有个兄长真不错。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坐下来吃第二顿饭。我要去找他，不知他能否再给我春天般的温暖。

如果哥哥对我关上亲情的大门，我就要去找姐姐。姐姐在养父母家的生活和哥哥比起来要幸福得多，经历也简单得多。她的养父母不能生育，自小就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把所有的收入都投在了她的身上，用含金量极高的水来浇灌她，把她变成了一株千娇百媚的牡丹花。养父母身上的血管就是她这朵花卉的根须，只要他们活着，就少不了滋润她的养分。从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没穿过带补丁的衣服，而我这个漂亮的姐姐却是个例外。充足的营养加上她的天生丽质，使外人很难判定她和我会有血缘关系。事实上，当她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这个天然联系时，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那是在母亲病危的时候，母亲想在离开人世前见她一面。我按照母亲的指点，找到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姐。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在她的弥漫着淡淡香气的闺房里我浏览了她从小到大的照片。这些照片告诉我，她学过钢琴、舞蹈、绘画，演过戏，唱过歌，可以说她是用一种我完全不熟悉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墙上挂着一张优秀教师奖状，向我介绍了她的职业，她现在是一个干得很不错的小学教师。她在我面前放下了一杯飘着清香的茶水后，以很优雅的姿势坐在了我的对面，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您是哪个孩子的家长？我好像没见过您。”

我的胡子很重，已经有几个星期没刮了，使她难以判断我的实际年龄，错把我当成了来找麻烦的学生家长。我不想让她的错觉再保持下去，于是亮明了身份：“我是你的亲弟弟，来请你去医院，母亲已经快死了，她想见你一面。”

我的回答让她大为震惊。她跳了起来，做作的优雅霎时无影无踪：“你说什么？你是我弟弟？笑话，我哪来的弟弟？”

“去问你的养父母，他们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姐姐旋风般地冲出她的房间。稍顷，从外面传来哭闹声和东西摔到地上的